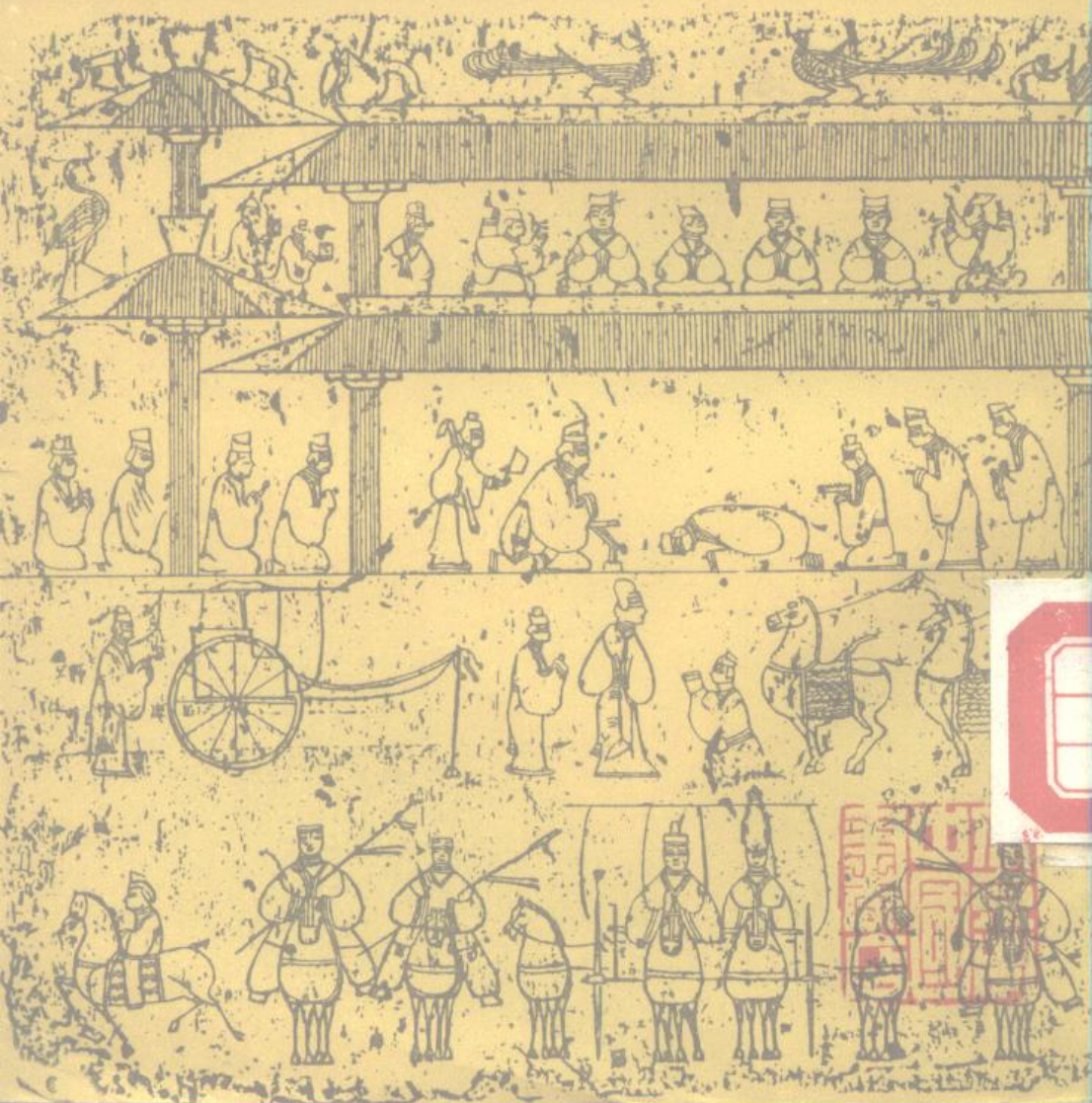


鄧季說



21

說

明·陶宗儀纂

北京市中国书店



1147

說郛卷第六十五

羯鼓錄 一卷全

唐南 卓 藝州刺史

羯鼓出外夷樂以非中國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云龜茲

部高昌部疎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似帶鼓

而小答臘鼓即指鼓也

雞婁鼓之上譟如漆桶山桑木爲之下桶有小牙床承之擊用

兩杖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陣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晚

景明月清風破空透遠特異衆樂杖用黃櫨木狗骨花楸等木須

至乾緊無溼氣而復柔膩乾則發越響亮膩取戰裏健舉棬用鋼

鐵鐵當精鍊棬當至勻若不剛即應候高下搗捩不停不勻即鼓

面緩急若琴徽之欸病矣諸曲調如太簇曲色俱騰乞婆娑耀日

光等九十二曲名玄宗所製其餘徽羽調曲皆與胡部同故不載

上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絲管必造其妙若製作調曲皆與胡

部隨意卽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拍至于清濁

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

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領袖不可無也

玉笛之說見天寶故事

嘗遇二月初詰

旦巾櫛方畢時當宿雨初晴景物明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靚而

嘆曰對此景物豈得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

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

者自也

神思自

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上指而笑謂嬪御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

公可乎嬪御侍官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翳不

起則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隨

一作壁

下其曲絕妙入神例皆如此

汝南王璉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

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隨游幸頃刻不捨常戴硃絹

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簪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

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墮落

本色所謂定頭項雖在不動搖

上大喜笑賜璉金

器一廚因誇曰真花奴小字名姿質明瑩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必神

仙謫墜也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

是相師上之子觀常自稱此號夫帝王之相須有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沉

包育之度一作若花奴但端秀過人悉無此相固無猜也而又舉

止淹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

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謙謝上笑曰阿瞞羸處多

大哥亦不用僞挹衆皆歡賀上性俊邁酷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

及畢叱琴者曰待詔出去謂內官一作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爲

我解穢

黃幡綽亦知音上嘗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遣使尋捕綽既
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
綽又止之曲罷後改奏一曲纔三數十聲綽卽走入上問何處去
來綽曰有親故遠適逾至郊外上頷之鼓畢上謂曰賴稍遲我向

來怒時至必搥焉適方思之長入供奉已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放他東西過往綽拜謝訖內官有相偶語而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尋至聽鼓聲候時以入上問焉綽語其方怒及解怒之際皆無少差上奇之復厲聲謂曰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聞鼓能料之耶今且爲我如何綽走下階面北鞠躬大聲曰奉敕豎金雞上大笑而止

宋開府雖耿介不羣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

樂部行王詢云南山起雲北山起雨者卽開府所爲

也始承恩顧與上論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卽是曾山花萼撚小

碧上掌下須有朋

聲去

肯之聲據此乃是漢震

一作振

第二鼓也

作三

且譟用石末花萼固是腰鼓掌下朋肯聲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

第二鼓者左以杖右以手拍

又開府謂上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卽羯鼓之

能事也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卽上與開府兼善兩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

則祖母卽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卽宋夫人習鼓之所也開府孫沈新音亦工之并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覽而嘉之又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賜坐與論音樂喜甚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外悞乖謬悉可言之沈曰容臣與樂官參議商確具狀條奏上使宣徽使教坊使就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日然後進奏二使奏樂工多言沈不解聲律不審節拍兼有瞽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召宣徽使對曰臣年老多病耳實失聰若迫于聲律不至無業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笑之沈顧笑者忽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卽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間兼卽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留供奉上尤驚異令主者潛伺察之旋而琵琶者爲同輩告訐稱六七年前其父自縊不可端由卽令按鞠遂伏其罪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

卒上益加知遇面賜章綬累召對每令察樂樂工見沈悉憫懼脅息不敢正視沈懼罹禍辭病而退

嗣曹王臯有巧思精曉器用爲荆南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樁欲求通謁先啓賓府府中觀者訝之曰豈足尙耶士曰但啓之尙書當解矣及臯見樁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指其銅鈞之狀賓位唯唯或從非之臯曰諸公必未信命取食棹自選其極平者遂置二樁作棹心以油注之樁中滿而油不浸漏蓋相契無隙也臯又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樁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答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衆方深服賓府又潛問客直價幾何客曰不過三五百緡及臯遣財帛器皿其直果稱焉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調集至長安僦居務本里夜聞羯鼓聲頗妙于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極卑隘叩門請謁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乎

一本作婆
婆雞

雖至精能而無尾何

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張通儒入長安某家事流散父歿河西此曲遂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聲故夜夜求之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卽曲盡又何索尾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盡者須以他曲解之可盡其聲也夫耶婆色雞當用柵柘急變解之工如所教果相協聲意皆盡工泣而謝之卽立言于寺卿奏爲主簿後累轉至太常寺少卿宗正卿

宰相杜鴻漸亦能之永泰中爲三州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
有削杖者在蜀以二鼓杖獻鴻漸得之示于衆曰此尤物也當衣
衾下收貯積時矣匠曰某于脊溝中養者十年及出蜀至利州西
界望嘉陵驛入漢州矣自蜀南來始臨嘉陵江有山水景致其夜
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炎杜亞輩登驛樓望江月行觴燕話曰今
日出艱危脫猜迫外則不辱命于朝廷內則免中禍于微質皆諸

賢之力也既保此安步又瞰此殊景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

鼓與拍笛以前所得杖酣奏數曲四

一作四

山猿鳥皆驚飛鳴噉噉

從事悉異之曰昔夔之搏拊百獸舞庭此豈遠邪鴻漸曰若某于此稍曾致功未臻尤妙尙能及此況至聖御天賢臣考樂飛走之類寧有不感因言比有別墅近華嚴閣每遇風景晴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羣羊牧于山下忽數頭躑躅不已某不謂以鼓然也及止鼓羣羊亦止某復鼓羊亦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羣羊側遂漸止聲俯仰若有所聽少選卽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率舞固不難矣後乃不敢爲之

近士林中無習之者惟僕射韓卓雖善亦不甚露焉爲鄂州節度使時間于黃鶴樓一月兩習而已會昌元年卓因爲洛陽令數陪劉賓客白少傅宴遊白有家僕多用佐酒卓因談往前三數事二

公亦應和之謂卓曰若吾友所談宜爲文記不可令湮沒也時過而未錄及陝府盧尙書任河南尹又話之因遣爲記卽粗爲編次尙未脫藁至東陽因曝書見之乃詳列而竟焉雖不足資儒者之博聞亦可助賓筵之談話屬之好事庶幾流傳

前錄大中二年所著四年春東陽罷免旋自海南路由廣陵崔司空爲鎮司空遇合素厚留至旬朔輒獻之過蒙獎飾因曰宋沈卽某之中外親丈人知音之異事非止于此也常爲太常丞每言諸

懸鐘磬亡墜至多補亡者又乖律呂一日早于光宅佛寺待漏

元貞

中雖未有待漏院朝士多立城門街中或止近坊人家光宅寺也

聞塔上風鐸聲傾耳久之朝迴復止寺

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沈曰其間有一是古製某請一登塔循金索歷叩以辨之可乎僧初難後許乃叩而辨焉寺衆卽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聞非此耶沈曰是耳必因祠祭攷本懸鐘而應也固求摘取而觀之曰此姑洗之編鐘

耳請且獨綴于僧庭歸太常令樂工與僧同約其時彼叩樂懸此
果應之遂購而獲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門路逢度支運乘駐馬俄
頃忽草草揖客別隨乘至左藏認一鈴言亦編鐘也他人但覺鎔
鑄獨工不與衆者埒莫知其餘及配懸鐘音形皆合其度異乎此
亦識微在金奏者與列於鼓錄則寢差矣以大君子之傳又精義
入神豈容忽而不載遂附之于末

羯鼓錄諸宮曲

太簇宮

色俱騰

乞婆娑

耀日光

大勿

大通

舞山香

羅羣羅

蘇莫賴耶

俱倫僕

阿箇盤陀

蘇合香

藏鈎樂

春光好

無首羅

鷓嶺鹽

疏勒女

要殺鹽

通天樂

萬載樂

景雲

紫雲

承天雲

順天樂

太簇商

蘇羅

棣利梵

大借席

耶婆色難

堂堂

君王盛神武赫赫

君之明

半柱梁

大鉢樂背

大沙野婆

破陣樂

黃駿蹄

放鷹樂

英雄樂

思歸

憶新院

西樓送落月

爆霜風

九成樂

傾杯樂

百歲老壽

還成樂

打毬樂

飲酒樂

舞厥慶賦

太平樂

大酺樂

大寶樂

聖明樂

婆羅門

闍加那

萬歲樂

秋風高

回婆樂

夜牛擊羌兵

香山

優婆師

匝天樂

禪曲

渡磧破虜迴

五更嘯

黃鸞嘯

大定樂

越殿

須婆

鉢羅背

大秋秋鹽

栗時

突厥盟

踏蹄長

太簇角

大蘇賴耶

大春楊柳

大東祇羅

大郎賴耶

卽渠沙

大達麼友

俱倫毗

悉利都

移都師

阿鷄鸞鳥歌

飛仙

涼下采桑

西河師子三臺舞

石州

破勃律

巴上曲名
玄宗御製

徵羽調與胡部同不載

諸佛曲調

御製三元道曲

九仙道曲

盧舍那仙曲

四天王

于門燒香寶頭伽

失婆羅辭見祚

半閣麼那

菩薩阿羅地舞曲

阿陀彌大師曲

草堂富羅二曲

食曲

雲居曲

九巴鹿

阿彌羅衆僧曲

無量壽

眞安曲

雲星曲

羅利兒

芥老雞

婆娑阿彌陀

多羅頭尼摩訶鉢

散花

大燃燈

悉駄低

大統

龜茲大武

觀世音

蔓度大利香積

僧箇支婆羅樹

佛帝利

居麼尼

眞陀利

大輿

永寧賢者

恆河沙

江盤無始

具作

悉伽牟尼

大乘

毗沙門

渴農之文德

菩薩維利陀

聖主興

地婆拔羅伽

開顏錄 一卷

宋周

玘

試秘書省校書郎

有獻不死之藥于荆王射士取而食之王欲殺射士曰臣謂不死藥而食之今殺臣是殺人藥王乃笑而赦之矣

出韓子

劉道真自牽船嘲女子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而採蓮女子答曰
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道真又嘗素盤共人食有姬青衣將

二子行道真嘲曰青羊將二羔姬應聲曰兩猪同一槽

出樂王記

京邑有士人婦大妬于夫小則罵詈大則箠打常以長繩繫脚且
喚便牽至夫密乞巫嫗爲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踰
牆避婦人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嫗巫嫗曰娘子積惡先人
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克己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大
慟哭深自咎悔誓不復妬嫗乃令七日清齋舉家大小悉避于水
中祭鬼師呪羊還復本形士人徐還婦見聲問曰多日作羊不乃
辛苦耶答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婦人愈哀自此不復妬矣

出妬記

晏嬰使楚楚王聞其智辨欲折之及相見王密使縛一囚于殿前
而過曰此何人也左右曰齊人也王曰有何罪對曰坐爲盜王乃

顧謂晏子曰齊人好爲盜乎晏子曰大王頗聞橘生江南踰江北爲枳水土異也此人在齊不爲盜今在楚乃爲之將知土俗使之然也王及左右皆大慚莫有對者

出晏子春秋

鄭人有賣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坐其至市忘操之也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及反市罷不得售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出韓子

秦二世欲漆城優旃曰善漆城蕩蕩寇來不得上良爲漆耳顧恐陛下難爲寤屋乃幾諫也二世笑而止

出史記

善謔集 一卷

宋□□□□
號天
和子

三國時先主在蜀嚴酒禁凡有釀酒者皆殺一日顧雍侍先主登樓見一少年與婦人同行白先主彼將行姦何不執之先主曰何以知之曰彼有淫具何故不知先主悟其旨大笑乃緩酒禁東晉時月犯少微是時處士戴逵自謂當之遂有憂色久之隱者